

大清

帝国海军梦

高鲁炎 著

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
中国海军将星的陨落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清 帝國海軍夢

高魯炎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八月

责任编辑: 俞 丁

封面设计: 海 联

大清帝国海军梦

高鲁炎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眉山新华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26千字

1995年8月 第一版 1995年8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5621-1399-8/K·74

定价: 14.80元

谨以此书献给

一百年前在威海卫军港战死和自
杀的北洋舰队官兵

目 录

引子

第一章 中国自强的根基也许就在这里 (5)

李鸿章极不情愿地登上了曾国藩为他安排的小火轮。1868年9月28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曾国藩兴奋地说道：“中国自强的根基，也许就在这里吧。”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谢立德·阿思本强行当上了中国海军舰队司令，170余万两白银被扔进了太平洋。

第二章 蹒跚启航 (29)

1874年10月，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断定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极力主张创建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一群出类拔萃的少年被聚集在了福建马尾，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海军军校的学员。1877年2月，13名海军军校毕业生被送往英法海军院校留学。清政府出资250余万两白银订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装甲战列舰“定远”号和“镇远”号。

第三章 亚洲第一舰队 (73)

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在 30 分钟内全军覆灭。李鸿章对弱小的海军忧虑万分，急盼“定远”、“镇远”建成驶回。李鸿章俯首在醇亲王耳边大声说道：“这两艘装甲战列舰在西洋各国也只有数十艘，在咱们远东就算是最大的了。”

第四章 狼烟突起 (131)

袁世凯得意洋洋，刚满 26 岁，就当上了驻朝鲜公使。他没料到的是，一场大祸即将降临。李鸿章在天津得知中日绝交的消息后，只觉胸闷头痛：“难道真的是大清的劫数到了吗？”慈禧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蕞尔小国”。面对日本人的逼人气势，李鸿章只好下令四路大军入朝参战。

第五章 帝国世纪之战 (172)

伊东祐亨对军令部长说：“一旦打起来，要先发制人，速战速决。”1894 年 7 月 25 日 7 时 52 分，日本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以左舷炮火向北洋舰队“济远”号猛烈轰击。翌日上午 7 时，法国远东舰队“利安门”号巡洋舰、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英国皇家海军

“播布斯”号共救起 252 人，850 人在海战中殉国。光绪皇帝振作精神说道：“好吧，从即日起，我大清对日宣战了。”赫德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

第六章 兵败朝鲜 (209)

李鸿章得知兵败朝鲜时，正在直隶总督衙门与众幕僚商讨对日战争，他几乎是暴怒了，三下两下撕碎电文，一脚踢翻茶几，只听茶杯哗啦一响，碎了一地。李鸿章气得面色发红，胡子乱抖，大骂道：“真是一群废物！一群饭桶！与敌人旗鼓相当，都败得如此迅速，简直让我丢尽了脸。”

第七章 把握制海权 (241)

李鸿章要丁汝昌避免同日本海军在海上决战。扼守渤海各海口，确保京津地区的安全。帝国联合舰队要寻找北洋舰队主力决战，以确定日本对黄海制海权。19 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大的海战发生在中国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日双方海军基本上不分胜负。

第八章 万寿庆典与旅顺陷落 (289)

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万寿庆典的各项筹备事

宜仍在照常进行。慈禧赏李鸿章听戏三天，但他第二天就回到了他的寓所。这戏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前线的电文如雪片般飞来，光绪帝一次比一次严厉的申饬，令他焦虑不安，心力憔悴。“以北洋一师，拼日本全国之力”，李鸿章叹息万千。李鸿章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定远”号，他没有想到，这次大沽之行，竟是他同他的心爱的战舰、爱将丁汝昌的最后诀别。

第九章 海葬 (350)

1894年11月16日，“镇远”管带林泰曾，不堪承受面临的种种困境在威海卫服毒自杀。丁汝昌请斐利曼特转告日本人：“我丁汝昌在威海等着同他们拼死一战，如有不测，唯有以身殉国，岂甘为阶下囚。”刘步蟾炸沉“定远”号后回到自己寓所，他已是一个没有军舰的管带了，悲愤之中，拿出自己准备好的鸦片，吞服下去，自杀身亡。至此，马尾军校培养出的第一代海军将领几乎全部如流星般陨落……

尾声 (406)

引子

1886年8月1日。日本长崎港。

中午时分，4艘悬挂着黄地青龙赤珠海军旗的军舰，鸣着汽笛，在灿烂的阳光下游贯驶入长崎港。它们是中国北洋海军的装甲战列舰“镇远”、“定远”号，装甲巡洋舰“济远”和练习舰“威远”号。

港内风平浪静，各种轮船、木船来往如梭。军舰驶过时，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日本船上的人都正抬起头惊讶地注视着这几艘中国军舰。不远处码头，海滩和海边浅浅的山峦上，也站满了一群群日本人，正在对进港的中国军舰指指点点。

“呜——”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即副司令）兼旗舰“定远”号管带（即舰长）刘步蟾站在舰桥上，拉响了汽笛。其余各舰也同时鸣笛，嘹亮的汽笛声在港湾骄傲地回荡。

“丁军门，”刘步蟾满脸放光地对站在舰桥中央的北洋海军提督（即舰队司令）丁汝昌说：“这次到日本，可真算是扬了我大清国威，振了我北洋军威啊！”

丁汝昌眯着眼迎着夏日耀眼的阳光眺望港湾的景色，没有答话。那张不苟言笑饱经风吹日晒，布满深深皱纹的消瘦的脸庞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内心深处却热流喷涌，一股不可名状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定远”、“镇远”号宛若两座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城堡。灰色的庞大舰身排水量为7335吨，舰长99米，最宽处20米，舰上

配有各种口径火炮 20 门，舰首主炮口径达 305 毫米。这种巨舰在当时西洋各国也为数不多，在亚洲就是绝无仅有了，因此被日本人称为“东方巨舰”。

俯瞰港内日本海军的舰只，与“定远”、“镇远”相比，真好比是老虎脚旁的猫，一个个都显得那么渺小，那么的不堪一击。一颗 305 毫米的炮弹就可以把它们轰成齑粉。就是不远处停泊的日本海军刚从英国买来的，也是最大的军舰——排水量为 3700 吨的装甲巡洋舰“扶桑”号，也显得那么矮小，那么的势单力薄。

4 艘中国军舰是在丁汝昌指挥下，刚完成了渤海湾——朝鲜釜山——海参崴的编队航行巡逻，经日本政府同意，进入长崎港检修的。丁汝昌没料到的是，舰队在指定的锚地下碇后的第二天，就遇到了麻烦。

原来自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舰后，日本人又妒又恨，海军学习以这两舰为首选攻击目标，平民饭后茶余也常谈论如何击沉这两舰，甚至小学校里也有“打沉定远、镇远”的游戏。在这种情况下，这两艘军舰驶进日本港口，日本人怎么也难咽下这口气。

第二天，“定远”舰上的几名水兵登岸观光，刚离开码头，就和几名持刀的日本警察迎面相遇。

“支那猪！”日本警察出言不逊，挑衅在先。

“日本杂种！”中国水兵恶语回敬。

接下来是一场双方都听不懂的对骂。此次争吵经劝解很快平息了，但长崎警察署怀恨在心，一心想报复。

第三天，丁汝昌按惯例宣布放假一天。各舰除管带和值班人员外，允许分批上岸，结队观光游玩。当上岸的水兵步入长崎城时，被大批的日本警察堵住去路，先是无故寻衅，继而大打出手，直至拔刀伤人。中国水兵不甘受辱，挥拳还击，双方在狭窄

的街巷里扭打成一团。一些日本居民见此情景，男人拿出菜刀、棍棒追杀中国水兵，女人烧滚开水，从临街楼上的窗口向中国水兵头浇去。在这场大规模殴斗中，中国水兵5人当场致死，6人重伤，30多人轻伤，另有5人下落不明。

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舰队害怕北洋海军动武，纷纷脱下炮衣，把炮口指向中国军舰，长崎城的日本人也把各种大炮小炮拖到岸边。北洋海军官兵也群情愤愤，纷纷请求开战，给日本人一点厉害看看。

虽然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但丁汝昌却极为镇静。他在了解了事件经过后，召集各舰管带商议解决办法。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的英国人朗威理极力主张对日宣战。他认为，日本海军全部作战舰只的总吨位还不及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舰，若是兵戎相见，日本人肯定不堪一击。然而刘步蟾等人则认为，两国并未开战，不能让这点纠纷破坏两国尚存的友好关系。最后，丁汝昌决定，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这一事件，从而避免了两国的一场军事冲突。

一个月后，一份关于北洋海军访日情况的报告送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李鸿章坐在书房里，嚼着香茗，把这份报告仔细地读了两遍。这位身长颀长，两鬓已经开始斑白的老人有些得意起来。当然，让他感兴趣的不是北洋的水兵与日本警察的斗殴，也不是事件处理的结果，而是丁汝昌关于两国海军实力的对比分析和对日本海军的印象。|

思潮澎湃，热血喷涌。李鸿章看着看着，威严地站了起来，自我感觉好象很有一阵子没有象这样精力充沛，浑身充满了活力。有多少年了？从恩师曾国藩手中接过直隶总督的关防，算来有十多年了，当上北洋大臣、创建海军的时间也不短，但朝廷里的政敌对他是极尽诽谤之能事，说他挟兵自重，说他逢战必议和、祸国殃民，还说让他办海军，只能误大事。现在，让他们睁

眼看看，我的北洋海军，不！大清帝国的北洋海军不是已经称雄亚洲了吗？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北洋舰只停泊日本长崎港的时候，曾接待过一批登舰作“亲善”访问的日本海军军官，其中一名叫东乡平八郎的日本舰长留心观察到这样的情况：

“定远”舰 305 毫米主炮的炮管上晾晒着水兵的背心、裤衩；

大炮炮管里满是油垢，似乎很少擦试过；

水兵吊儿浪当地在甲板上嬉戏；

舰上到处可见不穿制服而穿长衫的人在晃荡，他们是军官们的跟班。

这样的海军哪怕装备再好的军舰，也是不难战胜的。

中国海军的命运历程中始终交织着光荣与耻辱、梦想与悲哀。

第一章

中国自强的根基也许就在这里

—

公元1862年4月6日（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清晨，5艘悬挂着米字旗的英国小火轮鸣着汽笛，依次缓缓离开安庆码头，沿长江向上海驶去。船上满载的是淮军几千名兵勇和他们的军械、骡马。

阳光融融，江风习习。极目远眺，茫茫大江水天一色。第一艘轮船的前甲板上，几名荷枪挎刀的亲兵簇拥着一位身材瘦高，面容严肃且略显紧张的中年将领。一会儿四下张望，一会儿又抬头远望。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令人惊异，又让人感到有几分不安。船身两侧的两个象水车似的大轮子翻滚着，却又比水车更强劲，轰轰的巨响和卷起的片片水花，颇有些让人眼花缭乱；船身中间矗立着一根粗大的烟囱，不时地喷出浓浓的黑烟。在黑烟与轰响中，但见两岸的房舍、树木飞速地向后退去，小火轮正用神奇的速度在江面上飞驰。

这位中年将领便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鸿章。据

历史记载，这也是后来一手创办了中国近代海军的他生平第一回乘坐轮船。

关于这次乘船，淮军将领们还曾有过一次争论。

1861年11月（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杭州，直逼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走投无路的上海官绅一面向洋人“借师助剿”，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曾国藩立即指派李鸿章回乡募集淮勇13个营共6500人，准备驰援上海。为了能越过太平军控制区尽快到达上海，上海官绅代表同李鸿章商定，决定由麦李洋行雇赁外国轮船到安庆，由水路接运淮军赴上海。

李鸿章虽然极愿乘船东下，但不料部将中持怀疑态度者众多。亲兵营主将韩正国提出：“坐洋人的船沿江越过长毛控制的地区，是否过于冒险？”开字营主将程学启则说：“兵丁们只坐过木船，坐洋人的火轮，万一中了邪，到上海后怎能打仗？”一时间，各种议论在军中蜂起，弄得李鸿章也没了主意。一天，曾国藩到安庆视察淮军东援准备情况，问道：“少荃（李鸿章字），大军东进乘洋人轮船之事是否已定？”李鸿章迟疑片刻，答道：“原想乘船东进，但一是洋人之船久未到达，二是众部将提到坐小火轮都有些胆怯，在下考虑能否率军沿长江北岸走陆路驰援上海。”曾国藩考虑片刻，也无话可说，只得点头同意。

3月28日，上海官绅的代表乘轮船到达安庆，报告曾国藩说，已雇妥英国轮船，拟分3班，每班7艘，载运淮军直趋上海。曾国藩见事至此，便召见李鸿章命令道：“我已决计让你率军从水路乘洋人之船东下，少荃不必再有迟疑。”

面对恩师的命令，他无话可说了，只得有些为难地点了点头。他没有想到，这次乘坐轮船的经历，竟成了他一生办洋务、创海军的开端。这一年他39岁。

李鸿章的先人本姓许，因过房为嗣，而改姓李。李氏是合肥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李文安中道光戊戌科进士，被授予刑部郎中之职，成了当时士大夫所羡慕的“京官”，李家也从“土财主”一跃而为“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李鸿章排行老二，少年时苦读四书五经，15岁时被选为“优贡”，随父亲到了北京。拜与父亲李文安同榜进士的曾国藩为师，跟着这位翰林学习经学和应举的八股文技巧，成为深得曾国藩器重的得意门生。后来，李鸿章在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还常说，他的恩师曾国藩对他的政治生涯影响非同一般。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时年24岁的李鸿章参加会试，结果中了二甲第13名进士，接着，殿试合格，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这个今天看来很古怪的头衔，在那时却是无数读书人穷经皓首寒窗苦读而梦寐以求的东西。按清朝官制，翰林官虽只位于七品，只掌管朝廷制诰、文史修撰一类的工作，但翰林院却是朝廷储备人才的地方，而且只有翰林出身的人，才能入阁为大学士，死后得谥文。

李鸿章在翰林院无所事事地一呆就是3年。原想按传统的仕途之路走下去，但没想到一场社会突然事变打破了他的美梦。就在他中进士的同时，一位叫洪秀全的广西人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又遭到惨败。这位落第秀才于1851年（咸丰元年）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场农民运动虽然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却从此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

1852年，太平军已席卷了半个中国，清王朝豢养多年的绿营兵长期养尊处优，不少人成了鸦片烟鬼，作战时拿不动兵器，行军时不能走路而要坐轿，根本不堪一击。咸丰皇帝不得已，只得令各地官员豪绅组织团练，同太平军作战。从此，曾国藩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便开始崭露头角，成了唯一能同太平军相抗衡的清朝军队。李鸿章在翰林院坐不住了，先是回安徽干了几年帮办

团练，率淮籍团练队伍同太平军作战，后又投到“恩师”曾国藩幕下，从湘军大营的幕僚，逐步跃升为准军首领。

在没有同洋人打交道之前，这位后来以办“洋务”而著名的李鸿章，开始也对洋人和他们那些“奇技淫巧”弄不清怎么回事。其他的湘军将领更是“谈洋色变”。

1861年8月（咸丰十一年七月），湘军对太平军重要战略据点——安庆的围攻已进入最后阶段。

一天，湘军统帅胡林翼率随从登上了长江岸边的龙山。俯瞰山下，他不禁喜形于色：绵延数十里的湘军营垒已把安庆城围得铁桶一般，在历经数年的血战之后，安庆城终于如在掌中。忽然，此时江面上又传来几声令人胆战心惊的怪叫。回头一看，只见两艘洋人的轮船从上游鸣笛鼓轮而下，在波涛浩淼的江面上“来往如飞，快如奔马，疾如飙风”。这位久经沙场，同曾国藩在湘军中被并称为“曾胡”，又有湘军的“萧何”之称的胡文忠公顿时脸色苍白，回营途中默然无语，加上不久前因太湖兵败受过惊吓，不久就吐起血来，一个月后便忧郁而死。去世之前，每当有幕僚谈及洋人和“洋务”，胡林翼总是神色黯然，叹息道：“此非吾辈所能知也……”他当时已看到太平军气数已尽，不足为虑，而洋人在中国横行无忌，才是心腹之患，但又不知该怎么对付，忧心如焚。

也难怪，胡文忠公毕竟是湘军中老一辈的将领。西方国家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彻底地轰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后，中国人既然不能无视西方列强的存在，便只得带着欲迎还拒的心情看待来自西方的一切。就在李鸿章率军去上海的这一年：

朝廷已把“夷务”一词正式改作了“洋务”；

湘军和太平军已开始用洋枪洋炮互相轰击；

朝廷下令都司以下武官都要学习外国兵法；

曾国藩在安庆设的军械所造出了一条小火轮，虽然外表粗

陋，行驶速度极为缓慢。

.....

新时代悄悄来临了。

新的时代突然向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二

刚进入十里洋场时，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健儿让洋人和当地官绅很是看不上眼。

一个礼拜日，按惯例，驻上海的各国军队在公共租界广场上举行分列式阅兵，初来乍到的淮军和原驻上海的大清帝国的绿营兵也都被邀请参加。

这天是个大晴天，碧空如洗，阳光灿烂。各国军队已列队完毕。只见英、法、德等国的士兵们制服挺括，皮鞋锃亮、枪支擦拭如新。就连制服上的铜扣子，也在阳光下发出点点耀眼的光芒。

相比之下，绿营兵们就有些寒酸了，好在武器装备还比较齐全，兵勇号衣也还算得上整齐一致，服色鲜明。

最惨不忍睹的，还是淮军的健儿们了。将士们身穿色彩杂乱的土布缝制的号衣，胸前有个类似箭靶的圆心；下面穿着布袋似的肥裤，头上或是裹着脏兮兮的布巾，或是戴着斗笠，人人背上背着一个油纸伞和大蒲扇；武器除了少数破旧抬枪，大多是刀矛弓箭，有个别的甚至还扛着锄头。

看见他们这付尊容，身着燕尾服的洋人和他们的夫人、小姐们“哄”地大笑起来，有的还不停地打口哨，发出“嘘”声，齐声大叫“叫化子兵”；在场的上海官绅见此情景，个个摇头叹息，感慨道：“这也是军队？简直就是群乌合之众。”

当晚回到上海城南门的大营，众部将被召到李鸿章的房中议